

淮海戰役叢書之四

黃匪 廬相



周莊部政隊部編



3 0538 7906 4

前言

我縱光榮的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劉、陳、鄧首長的領導下，在兄弟部隊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部隊也隨着提高了一步。爲看紀念這個偉大的戰役，紀念英勇戰鬥、積極工作的烈士和功臣們，更爲着用各種英雄、模範事蹟和經驗教訓，教育我們全體同志，特選擇這些材料彙集成冊，做爲部隊內部的學習材料。

X
X
X
X
X
X
X

這是第四冊。這兒收集的，主要是圍殲黃維戰役中關於國民黨匪幫驚惶、飢餓，死亡等慘像的報導，以及對敵殘忍罪行的揭露。這些材料大別之爲三輯：第一輯是對雙堆集——黃維兵團的攻墓的巡視，第二輯是搜集和敵方俘虜所談被圍殲時的狼狽相，第三輯是一些高級俘虜軍官談話和日記。其中一部分是前綫記者所目睹的景象，大部分都是敵方所供述的。

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匪幫把雙堆集周圍製造成人間地獄的慘象，暴露出敵人殘忍的獸性。他們殘酷的殺害人民，對被逼爲其賣命受傷的士兵亦視如灰土。這再一次說明了：我們所進行的人民解放戰爭是正義的，我們是對侮辱了「人」這個偉大字義的法西斯野獸作戰。我們從中更增加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心，這種仇恨心正是每一個愛國家愛人民的人所應具有的。

同時，也說明了被圍殲中的敵人的出路：如果不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便只有被消滅。敵人曾作過一切殘忍的拚命的掙扎，其結果都失敗了。從敵第十四軍八十五師三五團政工處主任洪雨卿的日記中，以及高級俘虜軍官的供述中，更暴露出敵人全軍上下籠罩着的驚惶恐懼情緒，敵人士氣驚人的低下。

當然，從敵人猶有餘怖的供述，以及被蕩平了的敵人陣地看，是再一次說明了我軍旺盛的攻擊力，我軍砲火的神威。正是這樣，在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面前，這一小撮法西斯匪徒就更加顯得畏怯卑污了。

這兒呈現出一幅敵人死亡之際的圖畫，這是曾被視作國民黨反動派「脊骨」的黃維兵團所經歷的。但這也是整個國民黨反動派驚惶、絕望、死亡的一個縮影了。

編者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目次

前言

(一)

人間地獄變堆集.....	李德駿
死人彌和死人橋.....	馮牧
搶救敵人的傷兵.....	集體創作

(二)

驚惶、飢餓、死亡.....	先植
「實在餓壞了」.....	集體創作
蔣匪有「三怕」.....	張文秀、于東挺
人民眼中的愛和恨.....	陳鈞

(三)

潘琦的供訴……

匪十八軍副參謀長姚紀昭俘後記……

「十八軍也稀鬆！」……

「我找到了生路！」……

國殲國內的十五天……

馮牧

馮牧

李燕

集體創作

第一輯

人間地獄雙堆集

李德駿

黃維兵團所困守的雙堆集地區充滿了敵人在死亡前的狼狽和殘忍的情景。戰後，我們從東北角進入戰場，李園子和楊園子是敵十四軍盤踞過的村莊，沒有留下一間有頂的房屋，只剩下熏黑並且挖穿的四壁。樹木砍光了，村邊是密如蛛網的防禦工事。在鹿柴和交通壕前後，密密地排滿了彈坑，大部地堡都已被摧毀。從這裏我們看到了人民解放軍猛烈砲火的神威。在交通壕的下面蓋着一層薄薄的泥土，人們走上去是軟軟的，這下面就是敵人的死屍，有的在外邊露着殘破不全的半條腿和半個頭。

在楊園子村南面的一條外壕裏，堆滿了好幾百條餓死的騾馬。有些敵人的重傷員便從這些死馬的身上爬出外壕去。近旁好多沒來得及殺死的牲口還被網在樹樁上。地上放着一籃一籃的馬肉、菜刀和棍子上吊起來燒馬肉的鋼盔。敵人吃剩的馬皮腸肚、和死馬的骨架到處都是。一陣陣的惡臭令人發嘔。

雖然敵人每天都派飛機運糧彈來，但是空投絕不能挽救他們。村邊，到處堆着空投下來完全摔毀的砲彈和子彈，野地裏還殘留着幾灘大米的痕跡，旁邊躺著四五具屍體，據說他們都是相互爭搶大米時被打死的。

從楊園子往雙堆集的路上躺着無數屍體，傷兵到處亂爬，他們見到解放軍就問：「你們醫院在那裏？」「唉！我是新兵，才抓來的。」的確他們很多都是才被抓來的農民。路上一個年青的屍體，裏面還穿着原來的便衣，外面只套一件單軍裝，沒戴帽子，用手巾包着頭。金莊村邊一塊五畝大的麥地裏都躺滿了傷兵，從很遠就可以聽到一片嘈雜的呻吟和求救的哭聲。因為敵人都不管他們，一大半已經凍餓死掉。十五日晚敵人全部被殲時，這些傷兵也得救了，解放軍的炊事員們抬來了一鍋一鍋的熱米湯給他們喝。他們向每一個解放軍人員求救，有時就伸手抓住不放。一個同志從口袋裏掏出兩個雪白的蒸饅，給了身邊的兩個傷兵，周圍的人便都哀叫起來，敵十軍軍部副官蔣正平說：「被放在這裏沒人管，我已三天沒吃到東西了。」「一四師的士兵周成富已經餓得說不成話，他用手指着旁邊拉長了聲音說：『誰不是和死人夥蓋着一條被子！』但當我軍用担架來搶救他們時，蔣區的重轟炸機却輪番低飛前來轟炸，許多傷兵都被炸死了，還活着的傷兵們沒法躲避，便仰臥着身子、瞪大了眼睛大聲的叫罵起來：『蔣介石呀，你害死了老子呀！你真沒有良心呀！』」

死人礮和死人橋

楊牧

——黃維匪部滔天罪行之一角

拂曉以前，我們去看戰場。從金莊、吳莊，穿過了那令人驚心動魄的傷兵場的三里路之後，我們走到了雙堆集南面。雙堆集西南一片隆起的地帶，便是著名的曾經進行過數天激烈的爭奪戰的玉皇廟高地；從高地到雙堆集之間的開闊地，我們看到了在整個戰場上最稠密的敵人死屍羣，死屍多到甚至有時必須不斷從死屍上跳過才能繼續前進。爲了清楚地遠眺一下雙堆集戰場的全景，我們爬上了高地。我爬上了一座爲我們砲火擊毀的礮堡頂上，但立即因爲積土的鬆軟而被滑了下來。當我們通過坍了的積土審視着這座礮堡時，我們大家立刻都楞住了。

這座不算小的礮堡竟全部是用屍體築成的！除了四周和礮頂有一層薄薄的積土外，四周的堡壁全部是用死人壘成的！因爲積土太薄和構築的倉促，許多死屍的腳和手都從土中伸出來，好像枯樹的枝桠一樣。大部分屍體的衣服是被剝光了的，伸出的手有的溼漉漉着，有的緊握着，彷彿在表示着他的憤怒和抗議！從這些伸出的手和腳來看，構成了這座大礮的四壁的，至少是十五具死屍。

我們不愉快地離開了。我們又找到了右面較低處的一座地壘。這座地壘沒有被炮火擊毀，但立刻我們就發現它是和前一所地壘用同樣方法築成的。地壘是用門板鋪成的，在靠近南方的一個槍眼旁，門板正壓在一個死屍頭上。這個受難者的頭顱已經被壓碎了，黑色的髮，黃色的土，白色腦漿和紫色的血已經凝成了一片。

我們巡視了整個陣地，想找一座用土和門板、而不是用死人壘成的工事。結果，我們吃力地找到了一個例外：一座深深的掩蔽部。但很快就有人告訴我，這裏是敵人的營指揮所。國民黨的軍官們自然不願讓那些士兵的死屍的臭氣來打擾他們居住所的新鮮空氣的！

我們很費力地找到了幾個活人，幾個僥倖沒有被他們的長官下令充作工事材料的傷兵，他們告訴了我們這些死人地壘的祕密：當解放軍砲火開始摧毀着這裏的工事時，幾座大地壘都被打毀了，軍官們用手槍逼迫着士兵搶修；不耐煩於士兵們遲慢的動作，營長便下令道：『用死人壘呀！』於是，那些死了的、半死的兵，都被從壕溝中拖了出來。

即使是黃維匪幫們用士兵們血肉築成的地壘來護衛他的生命，他們也躲不脫注定的死亡的命運：不過是陣地重新築就後的幾小時，解放軍就攻佔了這座陣地。

『造孽呀！』過去是汽車駕駛兵，後來被編入了連隊的傷兵謝玉吉，用着呻吟的聲音說：『他們把我們傷兵看得和土一樣呀！我不是躲的好，早就被他們壘了地壘，墊了橋了呀！』隨後，他告訴我們。匪徒們不但用死人和傷兵蓋地壘，還用來墊橋腳。西邊壕溝上有些木橋就是用死人、死馬和傷兵搭起來的。

我們不費事地找到了這樣一座橋。那裏正圍滿着解放軍的戰士們，他們正在從橋下面往

外拖着十個敵人的傷兵，這個傷兵一天以前和十幾個死屍和半死的人一起被匪徒們拖到了這裏，幾個一層地疊起來，上面搭了木板，於是便成了「橋」。這個垂死者擠在死人中間，對從橋上每一個通過的匪軍官兵發着絕望的低微的呼叫：「救救！救救！我還沒死！把我拉出來！」但沒有一個人理他，一直到第二天解放軍打了進來，他的瀕死的喊叫才得到了回答。他立刻被救了下來。看着他被從死人羣裏拖上來，看着他垂危，但無疑是欣喜的目光，看着他的四肢好像是痲痹一樣的抖顫，一個人想要忍住悲憤的眼淚是不可能的。

我看見一個戰士眼裏充滿了熱淚，一面用手小心地給這個垂死者拂去了身上的泥土，一面喃喃的說：「真是些野獸，我們要給你們報仇！」

無疑的，這些受害者的仇恨是一定會得到報償的，正如那些野獸們的滔天罪行將要得到應有的報應一樣。

搶救敵人的傷兵

蒲戈、趙慎應、王清池

廿五日夜維維兵團被全部殲滅後，在雙堆集一帶遺棄了一萬多名傷兵和數不清的屍體。次日，解放軍各部都派人到傷兵場上，進行救護和掩埋工作。各個連隊都派人担着飯和水，先給那些餓了許多天的傷兵們吃飯。我們的炊事員同志担着幾十担飯走進雙堆集、大小馬

莊、金莊、吳莊之間野地上的傷兵停置場時，許多敵人傷兵都感動得哭起來。在傷兵場上的傷兵一眼望不到邊，很多已經流血死了、有些則是凍死和餓死了，沒有死的傷口大部已經青腫化膿，遍地是喊飢叫餓聲，臨死的呻吟聲，傷痛的慘叫聲。當我們的戰士們拿着碗給重傷兵餵飯時，有些傷兵感激得一面哭着一面叩起頭來。

下午，各單位的担架隊和救護人員都趕來了。有的單位在傷兵場會設立了爐灶。担架隊開始搬運着傷兵，衛生員則給傷兵換着藥。敵一一四師五十四團戰砲連的士兵程福存，當我們給他換藥時感激地說：「蔣介石抓我的兵，替他送死，解放軍給我飯吃，養我的傷，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們的恩呀！」敵十一師一個傳令兵掏出了一個小紙包，送給來救護他的排長衛春山說：「我實在沒法報你們的恩，這是個金戒指，送給你們吧！」衛春山和雷地拒絕了他，說：「你們也是受了蔣介石的壓迫，我們救你們就和救自己的兄弟一樣！」傷兵感動得哭了起來。有些戰士拿出了自己的東西送給傷兵用，戰士周子方把自己一雙新襪子送給了一個傷兵，黃福生把自己的一條新毛巾給一個腿受傷的傷兵縛了傷口，許多同志還脫下了自己的襯衣和單褲。

担架隊連夜地搬運着傷兵，某部連續救送了一千多名。和我們的救護工作同時，蔣匪的飛機則連續地轟炸着雙堆集一帶，許多枚炸彈落到傷兵場上，幾十名傷兵被炸得血肉橫飛，哭喊連天。敵一一八師傷兵劉玉德大罵着說：「蔣介石呀！你逼我們給你打仗，沒打死，又想用飛機把我們炸死呀！有朝一日老子傷口好了，一定要報仇呀！」

第二輯

驚惶、饑餓、死亡。

·先植·

被圍匪軍的狼狽像

被圍在雙堆集附近幾個村子的黃維兵團，經過連日來的被殲與圍困，混亂、狼狽、驚慌與饑困，已經達到令人難以設想的地步。在李廟子被俘的幾個前蔣匪十四軍第十師的官兵，爲我描繪了一幅這一小片地區的圖畫。當戰鬥剛結束，俘虜剛被從工事中清查出來，許多人看到解放軍的第一件事，就是乞丐般的伸出手向我們要饑吃。敵十師三十團三連的班長劉凱真說：「你們不用打，再過幾天，我們就會餓的不能動了。十幾天，我們吃的飯還不到十頓，有時吃馬肉，有時吃高粱壳子，再過兩天就該吃樹皮了。」三連的士兵王雲初，身上帶一個小紙包，裏面包着指甲大的一塊牛肉，他苦笑着說：「這塊肉是發給我和另一個人的，這幾天飛機天天丟東西，我們這兩天就領到了這一小塊肉和五六顆花生。」

村子裏老百姓最後的一點糧食也被搶光了。敵特務連士兵黃國方告訴我，當他們前幾天離開楊園子時，最後發現了一個紅薯窖，上面用大蔕偽裝着，紅薯馬上被搶光了，連上面的蔕也沒有洗就生吃了。許多老百姓爲保護自己最後一點存糧被打死。二十九團一個上士王玉琦就供稱，爲了搶奪一窖高粱穗，他曾經和別人一起，在楊園子搶殺了三個老鄉，一個老太

太，兩個小孩。村子裏面有可燒的東西都燒光了。箱櫃、門窗、桌椅全部蕩然無存。工事邊也到處是死屍、牲口皮、馬骨頭，宛如一堆堆垃圾。飛機每天向下投大米，乾糧，但米包未落，四面的人便衝上來，有的開槍，有的用木棍打，爲了爭奪一把米，每次總要打死幾個人。開始當官的還制止，後來連當官的也帶着卡賓槍搶起來。

傷兵沒有醫藥，大部份沒人管，就扔在工事裏邊，死了也沒人埋。每到夜晚，傷兵們的呻吟呼號聲，和士兵的喊飢叫寒聲，絞成一片，宛如到了鬼域世界。士兵們怨聲不絕，許多士兵成天躲在工事裏哭。敵二十國少尉排副田自生一提起這些來，臉上就是一片恐怖神色，他說：『我現在才算變成了人，前幾天我簡直是在鬼世界裏過着。到了這步田地，那些營大官的還不繳槍，還叫什麼『待援』，真沒有一點人心！』

『實在餓壞了！』

澤忠、田有
奇立、張結

(一)『大哥，你尿在我嘴裏吧……』

十二月九日的早上，敵人的一名挑夫，從變堆集逃到了我軍陣地，他叫金志甫，新蔡縣人，爲我們生動的描繪了敵人狼狽的情形：

『變堆集什麼都光了！老鄉的糧食、牲口、紅薯、高粱、穀子……。祇憑飛機掉下的幾

口袋大米，不够吃！每逢撿下來，當兵的就哄的一聲擁上去亂搶。有一回爲了搶米打起來了，連死帶傷三十多個人，倒下一片。有一回作了一鍋飯，沒等熟就湧了一大羣亂搶起來了。當官的拿桿仗亂打，就這還是搶光了。」

一個李團子戰鬥解放的看護兵劉勇說：「每天每人一小碗稀飯，因爲搶着多吃一口，給當官的打的死去活來。丟下的罐頭都是當官的，當兵的有兩次每人發了十顆花生豆。有時連這都沒有。人都是面黃飢瘦的活死人，……」

「好人還這樣，」另一個逃出來的看護兵周子山接着說：「傷號們就更不能提了。十個總有五個是餓死的。沒有藥，吃不上，喝不上，不等死還有陰？有的傷兵渴了，就喝自己尿。有一回我去小便，旁邊的幾個重彩號都這樣叫起來：「大哥，你尿在我嘴裏吧……」」

（二）驚弓之鳥

一個服務員陳樹生，這樣描繪着他們的生活，他說：「自五號到八號，沈莊圍的更緊了，在交通溝裏，白天不敢大胆燒火做飯，黑夜方敢划火吸煙，只要一冒煙和火光，你們的炮火就打過來了。做一小鍋飯至少要生三次火才能做好。就這樣煮些馬肉、紅薯，高粱頭，……」

「我們報話台三個單位在一塊兒，做飯用一個小鍋，一天得做十二次，火又不敢燒大，每次一冒煙，洞裏就有人罵。」

六連殺了三匹馬，燒的快熟沒有柴了，就半生不熟的吃了，第二天很多人拉肚子。我們每天解大便也成問題，到外邊去必須先在洞裏把褲帶解開，向外邊做準備跑的姿勢，一聽槍

砲不響，馬上就向外跑，砲彈、子彈一響，提着褲子就向洞裏鑽。……」

（三）「實在餓壞了！」

我們幾次打退了想從小張莊逃脫的敵人之後，工作員米吉太同志便向敵人喊道：「過來吃饅吧！你們還打個啥？我們這裏有饅吃！」話聲剛落，從對面敵人陣地裏，就有一个人舉着兩手跑過來。接着又跑過幾個人來，一到我們的陣地裏，啥話也不說，抱着乾餅就啃起來。

楊園子戰鬥中，突破前沿陣地時，排副傅政政同志，進到一個地窰裏，兩挺機槍對着射擊孔上放着，四個面黃枯瘦的蔣匪，頓時放聲大哭，跪下繳槍，說：「我們是二五五團六連的，三天沒有吃飯，餓死了！……」傅政政和善的說：「不怕，解放軍救你們，把我的乾糧先吃上些，一會兒你們下去就有飯吃。」每人抓給他們一把。這四個人便狠狠的吃起來，恨不得一口吞完，一邊吃一邊說：「你們走，可把我們叫上！」

好多俘虜見到解放軍以後，第一句話就是：「實在餓壞了！」新戰士吳永成有一次對一個俘虜說：「我們上午吃的是肉飽子，還有一個，給你們吃吧！」他把飽子分成兩半給他們。一個士兵感動的說不出話，解下皮帶遞給吳永成說：「把我的皮帶給你們吧！」副班長馬上拒絕說：「人民解放軍不拿俘虜私人的東西，你們將來也是一樣和我們一塊兒打仗，我們是自己人。」

蔣匪有「三怕」

張文秀
于東挺

『我喝了泥漿』

敵卅團電台代理台長夏明嵐說：『在被圍的第九天，不但紅薯、豆子吃光了，吃水也困難了。李團子村前三間大的水池，簡直是蕪塘。前幾天殺馬吃的血、腸子，都淌在水裏。四日那天，又落上三顆砲彈，去挑水的兩個伙伕，被砲彈炸死在水邊。那水塘成了黑色的糊糊。我在交通溝裏兩天沒喝上水，渴得無法，跑到塘邊，就用雙手捧着喝了幾口。』

『三靠』靠不住

李團子解放官兵一提起我們的砲火，大家都說：『打的慘！打的慘！』卅團一個連長說：『十師五個營傷亡了一半，貴軍的砲火和炸雷打得很準，陣地房子都翻轉了。』他們說：『那邊打仗有三靠：靠火力、靠工事、靠督戰隊。現在，在你們強大砲火下，都靠不住了。』

蔣匪有『三怕』

小張莊解放士兵（現已參加解放軍。）程春德說：『黃維兵團士兵有三怕：第一怕我們挖交通溝，第二怕把房子打燒了，第三怕打地堡。』

恨十八軍

解放過來的官兵對十八軍都是很仇視的，據說飛機上丟下的大米，都得給十一師送去。打仗時十一師當執法隊。往後退便用砲打，在李園子戰鬥中，被自己打死的不少。

人民眼中的『愛和恨』

陳鈞

在沈莊戰鬥被解放的蔣匪八十五師輕傷兵劉玉海、熊凱、蔡青海三人，到我後方醫院去，半夜到小王莊，他們學我們的稱呼叫道：『大娘，開門來！我們受傷了……』老鄉以為是人民解放軍，開門讓他們進去，又給他們做飯。第二天早晨，老鄉起來，看是他們，開口就罵起來：『他媽的，快滾蛋，你們打人罵人，燒房子，壞極了。快走，不要在我家裏！』劉玉海說：『大爺別生氣，我們都是新兵，打人罵人燒房子是當官叫幹的。』說着走出來。剛

出村，跑來了一夥老鄉說：「這夥遭殃軍，你們快完蛋了，還往那裏走？把他們撈到河裏。」他們哀求着說：「大爺積福吧！再不幹中央軍了，解放軍叫我們到咱們醫院的！」到了醫院，我們給他醫治，吃飯，他們非常感動。就把這種事情前後情形說了出來。

第三輯

潘琦的供訴

馮·
牧·

我在前方指揮所聽到了剛在沈莊被俘將軍八十五師代師長潘琦。這位面容頹喪，混身髒得像伙夫一樣的「將軍」，一進門就埋怨起黃維來。他說：「我們在蒙城出發時，大家都感到不保險，提出最好先向東邊蚌埠靠一靠，才能向北進。但黃維不聽，他根本不相信你們北面的部隊會上來。等到我們開到滄河南岸的忠義集，發現你們大批部隊向東開動，向他報告，他仍不聽，反罵別人胆小，堅持部隊向宿縣打。等到十八軍進攻南平集碰壁，一個團長打死了，他才感到事情不對，下令叫我們掩護第十軍向東南突，但已經晚了。我們這十萬人馬，就被這位無能、愚蠢，却又十分自傲的司令官拱手送進了你們的天羅地網了。」

接着他說起被圍以後，黃維馬上從自信變成了驚慌失措，匆忙下令構築防禦工事，但當他們還沒有進入指定陣地，人民解放軍的千軍萬馬已渡過河來，把整個十四軍一下衝得稀爛。在二十七號一天，十四軍所屬的十師、八十五師，就損失了一半，軍長熊綬春幾乎作了俘虜。等到當天夜裏隊伍整理起來，每團剩下已不足一千人。熊綬春生了氣，下令槍斃了二五三團一營長金義生。黃維也生氣了，下令把熊綬春撤職留任。但這絲毫無濟於事，解放軍的包圍圈越縮越小了，十四軍殘部被擠到李園子、沈莊、楊園子三個小村裏。蔣介石、白崇禧

、黃維，都接二連三的下着命令，叫他們死守，放棄陣地的主官處死刑，但又拿不出辦法來。飛機每次投的糧食不足所需三分之一。當我們總攻開始時，守陣地的部隊許多都奄奄一息，二日下午，白崇禧飛到了上空。四日，十八軍軍長胡璉被蔣介石從南京送回來，用小飛機降落，指揮作最後的掙扎。但胡璉也想不出辦法，只帶來了一張蔣介石的「嘉獎令」，上面寫了一通，說什麼「三路大軍會師已經不遠」的鬼話，這些話用潘琦的話說是「只有使大家哭笑不得」。他說：「胡璉帶來消息說，北總兵團離我們只有三十里路了，但是好幾天，不但沒有來，而且連砲聲也聽不見，誰也知道是沒有一點指望的。現在裏面已經吃完了老百姓的糧，馬也快吃光了。再讓困守待援，只有等死——不是打死，就是餓死。」

當我接着問起他十師和八十五師被殲的經過時，他面上馬上露出猶有餘怖的神色來，他說：「你們的重砲和炸藥砲太厲害了，加上你們巧妙的進攻坑道作業，和突擊力的旺盛，使我們找不出絲毫對付的辦法來。這幾天來，我們已經有三個團長被打死——二十九團團長鄭余勞，三十團團長于汝嵩，二五三團團長羅夢雄。十師師長張用斌和五十八師副師長吳宗遠負了重傷。我們二十九、三十兩個團守李園子，二五三、二五四兩個團守沈莊，在你們砲火之下，沒有多天就打完了。現在全軍剩下的戰鬥兵只有不足兩千人，不消多少砲彈也就完事。你們砲火的猛烈和準確，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說到這裏，他滿意的說：「我真幸運，原以為一定死在砲彈下，想不到居然活着過來了。」

匪十八軍副參謀長姚紀昭俘後記

馮牧

戰鬥結束後，在雙堆集被我俘獲的蔣匪十八軍副參謀長姚紀昭，被送到了指揮所。使人奇怪的是這個一向以驕橫自大著稱的「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軍的高級軍官，在當了俘虜之後，不但把過去的「傲氣」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比其他非「主力」的俘虜軍官表現得更卑順，更怯懦。

姚紀昭攢着一床棉被，十分馴從地回答大家的問題。他首先表示，這次十八軍和其他部隊的全軍覆沒，完全是在他意料之中。他說「糧彈兩缺，這還不是使我們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主要的是我們指揮上的無能和貴軍在戰略戰術上的成功。黃維是庸才，全軍上下沒有那一個不罵他的。他只知道秉承上面命令，一味蠻進，結果是自投羅網。到最後沒有辦法了，才決定突圍，大家明知道突圍是死路，但是突圍也是完，不突圍也是完，到不如各自投生，說不定逃出幾個。」

這時，有人問他說：「你們中央社不是告訴你們說：南北兵團很快就要『會師』嗎？」他苦笑着回答說：「我們軍官們是不聽他那些空話的，我們對於戰局清楚得很，這裏到永城一帶，飛機只有五分鐘的路程，我們每天和飛機通話！他們的情況，我們每天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楚楚，誰還相信中央社的那些鬼話。我們倒都是願聽新華社的廣播，因為它和我們知道的事實相符合」。

接着他們滔滔不絕的稱讚起解放軍的戰術來。他說：「據我看，貴軍的戰術已經達到了現代戰術的最高峯。使我們最頭疼的，最沒有辦法的，是集中的毀滅性的砲火和不可捉摸的壕塹戰術。十八軍的火力組織，在我們部隊裏算是最強的了，憑着這一點，它才成爲最受寵愛的部隊。但在貴軍的火力下，我們却連頭也抬不起來。砲火一開始，就連續轟擊一兩點鐘，我們的人被轟昏了，工事轟塌了，武器轟壞了。等到剛剛清醒過來，貴軍的攻擊部隊已經來到了面前。這一次作戰，我們自己覺得在各地方的工事築得都不壞，可是如今沒有那裏不是被砲火轟平了的。貴軍的壕塹戰術更厲害，頭一天白天還是一二千米的開闊地，加上我們的火力，估計無論如何也過不來。但過了一夜再一看，交進壕的網已把我們圍在中間了，相距只有幾十公尺，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本來：我們也提出以交通壕對交通壕的辦法。可是執行不了。我們的官兵都沒有那樣勇敢的士氣。所以只好眼看着一塊一塊被吃掉。十二兵團就這樣的完了！」說到這裏他又感慨萬端的補充說「十二兵團是國民黨最後的力量，貴軍解決了十二兵團，邱清泉兵團就不能長存，這就等於解決了中國問題的百分之九十。長江以南是空虛的，那裏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稍微抵擋一下！」說着他搖着頭說：「國民黨是肯定的完了，完了！」

「十八軍也稀鬆」

李 蕪

——俘虜口中的敵軍內部矛盾——

在楊園子、沈莊、李園子等地連日被我俘虜的十四軍官兵，對於黃維、胡璉及十八軍表示了深切的憤恨。在楊園子被俘的第八十五師二五五團二營營長胡鴻光說：「十八軍總以為自己是『主力』，傲視一切，對於那些半嫡系和非嫡系的部隊，完全沒有看在眼裏。十四軍本來也算得上是嫡系，但自從幾次失利後，就受盡了十八軍的欺負。黃維，胡璉過去都是十八軍的，對我們的待遇不平已極。這次被圍後，他們把其他部隊放在外面挨打，把十八軍放在中間『機動』，實際上是想僥倖少受些損失。飛機向下投東西，大部份都叫十八軍拿去了，他們吃大米，我們吃馬肉，但有了任務，總是什麼地方苦，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這一次我們從李園子、沈莊逃回來一些人，剛一到，都讓兵團部抓去，馬上補充給十一師了。」八十五師特務連書記朱崇保切齒的說：「那天你們打沈莊，十一師堵在後面不叫退，我們四團有幾個人，剛退回去沒半里地，就叫十一師用六〇砲打了回來。我們一個衛生班長，向外面送彩號，被十一師一槍就打死了，還罵他是『臨陣脫逃』。十四軍參謀長梁岱說：『老實說，我們部隊裏真心要打下去的人實在不多。一方面覺得力量小沒有辦法和貴軍周旋，另一方

面也是因爲待遇太平，使大家實在沒有情緒打下去。我們的官兵連紅薯也沒得吃，兵團部都把投下來的大米、罐頭大部份發給十八軍存起來。我們打的這樣苦，戰車從來不來幫一次，可是十八軍要出來一次，前面總是戰車。」說到這裏，梁岱又諷刺地添了一句：「但也沒有看見他們打了什麼勝仗！」接着他提議說，最好現在就迅速以主力直插十八軍側後，這樣，他結束說：「我看用不了兩三天，他就會完蛋的！」在楊園子自動放下武器的二五五團二營士兵劉同銀，一提起十八軍，就罵起來：「吹牛皮的傢伙！天天喊是『主力』。我看呀，離開了坦克和炮兵，他連烏龜也不如，伏在地上動也不敢動。昨天你們攻擊楊園子，他們一個營來增援，你們砲一打！五輛坦克同身就跑。一個連爬在溝裏不敢動，全連人打得光光的。你不要看他現在怪驕傲，再過兩天！看吧！比我們還鬆勁！」

「找到了生路」

東挺、奇立
國鑫、

——記向我投誠之排長肖開定談話

當敵二五五團五連排長肖開定在楊園子陣地放下武器之後，即被我軍護送到後方。在前綫記者談話中，他回憶着前幾天的心情和放下武器的經過，他說：「當聽到李園子被解放軍攻克消息，我們是更加恐慌了，因爲楊園子已經暴露在解放軍的面前，激烈的砲火就要臨

到我們的頭上了。半個月沒睡過好覺，莫說吃飯，連馬肉也吃不飽，我們那有氣力和心腸來打仗呢！士兵們動不動就把槍一摔，咕噥的罵着：「吃不飽，受死罪，打他媽的皮！睡覺！」九日的早晨天剛亮，見到解放軍的交通溝已經從開闢地中間伸展到我們陣地前面五、六十公尺遠。壕裏面一鏟一鏟的泥土只管往上翻。我們排的士兵和我都被嚇得胆寒心跳，你看我，我看你，像呆了一樣。我們預測到當天夜裏將要像沈莊一樣。自己也要和世界永別了。這時，他感慨的繼續說着：「就在天大亮的時候，突然從貴軍的戰壕內傳過來喊話聲音：『弟兄們！過來優待你們！』」「不要白白送死，死了冤枉！」「你們過來，保證生命安全！」睡在交通溝的士兵聽到了這些話，都抬起頭來互相觀看。每個人的臉上都起了笑紋。正反映出大家已經從解放軍的話裏找到了生路。士兵們和我不同把武器集中在一起，槍膛裏的子彈也取了出來。專等待着你們來接收武器。」

當他談到這裏時，他憤恨的罵着：「狗日的老虎們（上官），使我們失去了回話的自由，督戰的機槍限制了我們的行動。當天晚上，我和機槍連的二排長呂貴齡商量，派了兩個兵出來，沒聯絡上，使我們不能早過來。十日的黃昏你們開始攻擊外圍據點，我們十三個人就在這時安全到達了解放軍的交通壕裏，吃着戰士們和官長們所給我們的油餅、饅頭、餅乾，開始過着人的生活。十一日早晨，我又爬回到那邊去勸另外一排人過來，一會兒，二十六個人又跟我爬過來了！」

圍鐵圍內的十五天

敵政工處主任洪雨卿的自供

下面所發表的，是蔣匪第十四軍八十五師二五五團政工處主任洪雨卿的日記，係我於楊圍子戰鬥中所繳獲者。洪雨卿本人亦於同一戰鬥中爲我俘虜。他的日記是從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記到十二月十一日，其中對我軍渡澮河向敵出擊，經李圍子、沈莊戰鬥，迄最後消滅十四軍的楊圍子戰鬥，均有詳細記載。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我軍舉行出擊時會予敵人以何等沉重的打擊；可以看到敵被我包圍後，在缺糧缺彈、待援無望情況下的狼狽、混亂景象；可以看到我軍猛烈炮火和堅強戰鬥力在敵人中間所造成的極度恐懼與驚惶；更可以看到敵人爲挽救其死亡命運，曾在其官兵中進行了何等無恥的欺騙宣傳，這些自欺欺人的謊言，不但士兵們全然不信，就連他們自己後來也覺得無聊起來，正如洪雨卿自己所寫的：『對於援軍消息，我不時都在向官兵宣傳着：某兵團到了我們左翼，某兵團到了我們右翼，以鼓勵官兵士氣，結果一個多星期了，仍不見援軍到來，官兵都不相信我的話了！』

日記係摘錄，文中除改去個別錯字外，章句悉如其舊，未予修改。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 大戰

……黃昏，大家逃到兵團司令部村子前面的田中集合，這時團長也收集些零星隊伍來了。這時天黑了，前面有敵人，後面村子兵團部不准我們進去。我們這些被衝散的沒有指揮官的官兵，困守在這田野裏，求進不得，求退不能，只有死路一條了。

兵團部的機關槍、大砲、坦克車對着敵方，敵方的機關槍、大砲對着兵團部，我們這六七百沒有指揮官的人馬，就在這兩方槍砲口的中央田中。如果雙方要開火，我們夾在這中間，會被打成肉醬。有些官兵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嚇得哭哭啼啼，我這時把死字頂在頭上，覺得一切都不怕了，聽天由命而已。

聽說我們軍部已被衝散，軍長（指匪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失蹤了，師部也打得潰不成軍。第十師的情形，也同我們差不多。二五三團團長（按指羅孟雄）陣亡，隊伍散了，我團第一營營長羅鳳陽負傷，第三營孫軍營長負傷失蹤，只有第二營比較有點力量，但所有的機關槍都丟光了，照這情形看起來，我第十四軍是算打垮了！

天是烏黑的，起了滿天雲層，好像天都在替我們悲傷。我只穿一件大衣，身上凍得發抖，這時我心裏是千頭萬緒，一時想過去，一時想將來，一時又想到今日的情形，覺得當軍人的沒有好結果，再來想到我出門十多年來的服裝被蓋等等這一次都丟光了，將來要做些東西，實在沒有能力了。同時丟了我三年以來所寫的日記，傷心得流出眼淚來。

今天的戰事，自早晨天明起，到夜間天明止，砲火如同放鞭砲一樣，一刻都未停的響了。一天一夜，你看要死傷多少人？啊！戰神何日歸天呢？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 於楊園子 戰

昨夜睡在田中，思前想後，沒有成寢，好容易挨到天明，帶着這百多個衝散收容起來的官兵去找尋團的主力。恰好，正在這時團長也派着副官來找我尋這些衝散的官兵，於是我們很順利的找着了部隊。田外和溝渠中打死的和燒死的官兵遍地都是，我們只好做了一番掩埋工作。

昨天早晨吃了點紅薯和綠豆，挨到今晨才到村子裏找了兩個爛的生紅薯吃到肚子裏，餓了這一天多，肚子時常在嘔嘔嘔嘔的吵鬧着。

沒有地方睡，地裏，房子裏，坪裏，到處都睡的人，一層一層的鹿柴和戰壕將村子圍了好幾層，夜間戰鬥兵都守睡在戰壕裏，準備有惡劣的戰鬥，團部各營的官長，沒有地方睡，都臥在團長住的一間小屋裏，我連衣荷槍實彈睡到屋子的地下，草都沒有一根，夜間腳凍得青痛，時常起來走走。是這樣的度夜如年呀！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 於楊園子 戰

昨夜敵人沒有來進攻，只在天明的時候來了一次。敵人十二個縱隊將我們這個兵團圍困在這裏，已經四天了，打得彈盡援絕，人馬食的東西都發生了恐慌，我們官兵都說：『我們的生命是過一刻算一刻，過一時算一時！』

兩天以來，我們都是吃的紅薯和紅蘿蔔，死了的騾馬都剝了煮吃了，再圍困兩天時，紅薯根却沒得吃了。今天搶來一點飛機丟下來的又臭又霉的米，煮着大家一搶就吃光，我出門將近二十年，才受了這種困苦。

韓連長方國全負傷又逃回來，我將他送到傷兵住的地方去。幾百傷兵睡在那裏都哭哭啼啼，沒有人理會他們。因為太多了，兵國部也沒有辦法。我國的傷兵見我去了，都圍着我說：『我們兩天都沒有東西吃，怎樣辦法呢？主任替我們想辦法呀！』然而在這被圍的環境中，廢案都無辦法，各人都是自身難保的，我又有什麼辦法想呢？

回途中到處都不準通行，原因是得了情報：敵人準備今夜猛攻，所以我們又加強警戒和工事，嚴陣以待。二五三國今日被軍長槍決了一個自行撤退的營長（按爲第一營營長金義生）。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一 陰 於楊子 戰

昨天準備大戰，但夜間敵人沒有來進攻，我們平安的又渡過了一夜。天明時，槍炮聲此趨彼落，知敵人並未退却，仍在包圍着我們。他不來猛攻的原因，或者是知道我們的『援軍』快要來到，而他去準備同我們的『援軍』應戰吧？

包圍在這裏，吃無吃的住無住的，一切都不安。

天剛一亮我就起來了，披着大衣在各連陣地上東轉轉西轉轉，一切情形同昨日一樣。最後走到二營胡營長那塊，坐着吹了半天的牛，他們煮的黃豆我也吃了三碗，這就是今天的早餐。

十時左右得到消息，說是『援軍』有四個兵團來了，向匪南北夾擊，大家聽了這個消息，都好像感覺由死命中得到了一線生機，大家都喊着：『有辦法。』

天是陰雲的，好像要下雨。十二時冒着大風走到傷兵處慰問，同時與楊連長送餉及犒賞。

費。傷兵哭的哭，叫的叫，呻吟的呻吟，滿地睡着都是人，都喊：『三天沒有吃東西，不得了呀！』我看到這種情形，心裏怪難過，只好忍着心轉了一轉就回來了。

一天就吃了一碗黃豆和一碗稀飯，有些兵竟沒有吃什麼。傍晚時敵人開始向我們進攻，砲火相當猛烈，團長帶着衛士們進入了掩蔽地。我、衛軍需、楊劉二軍需、楊副官、兩個機槍兵和三個衛兵，在一間茅草房內沒有走，他們都睡在地下的草上，我坐在房中的桌子邊，沒有點燈，大家寂靜無聲的聽着外面的槍砲聲。

忽然飛來一顆砲彈，落在我頭頂的房上，將牆炸倒半邊，磚頭泥土飛了我滿頭滿臉，當時腦筋被炸昏了，將我旁邊的衛兵打死一個，楊副官受了傷。我不該死，也未受傷，由房裏爬出來，在戰壕裏睡了覺。醒來時，敵人停止進攻了，我又擲到屋裏睡到天明。

我想，前幾天我們在白大莊被敵衝散後，那樣密集的子彈砲彈對我打來，官兵被打死打傷那麼多，我還好，那是第二次爲人，今夜這砲彈落在我頭上，我仍未受傷，這是第三世爲人，我大概是「命大」不該死！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二 晴 於楊園子 戰

早晨起來，官兵都圍着昨夜被彈打的地方看，相互報險，相互驚嘆，並將打死的衛兵抬去埋了。

十時，團長集合我們告訴消息說：『援軍邱兵團已到達宿縣西南，將敵十二縱隊打垮了，敵一部份兵力向那邊反攻去了，十八軍今日同敵進攻，我們不動，陣地不能有一寸失守，汽車在亂飛機場，明後日飛機可能降落此地。』

今天一天沒有吃東西，只吃了一碗馬肉，受了昨夜炮彈飛來危險的經驗，今日官兵自動構築工事。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 晴 於楊園子 大戰

昨夜敵人向我們進攻，自天黑打起，直到今日天黑，猛烈的砲火沒有停過。下午五時左右，敵向我們這村上打了二十多砲，他的砲打得很正確，我們被打傷了二十多名，砲彈落了兩枚在我的周圍，我躲得快，沒有打傷，打了一身的泥土。

下午來命令說：這次戰役關係國家存亡，官兵都要抱必死決心，並且各單位須指定三個負責人，我國如果團長負傷，則由胡營長指揮，如胡營長負傷，則王營長指揮，王營長如再負傷，則由王副營長指揮。今日飛機已在此間降落，夜間敵人又向我們猛烈轟擊，整夜都是驚天動地的砲火聲。

我的幾個兵死的死，傷的傷，剩了一個上士和傳令兵，而又不中用的傢伙。敵人的砲火很猛烈，大家都挖掩蔽部，我沒有兵了，只好自己挖，搞得腰酸手痛，我想我下力是不能行了。

三天以來住在這裏沒有去參戰，但被打死打傷很多兵，我也恐怕性命朝不保夕，爲着死了後使家裏的人知道，乃在日記本的壳子上，寫着我的通訊處，死了後好使同事們替我通訊，告訴家裏。夜間西南方的戰爭停止了，東北方面仍大戰了一夜。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 於楊園子 大戰

九時赴軍政工處，會同莫祕書暨全軍政工主管攜帶饅頭三麻袋，被蓋軍氈多床，赴兵團

司令部慰勞本軍負傷官兵，到達那裏時，因為傷兵太多，將我們圍住了，由莫祕書向傷兵講話及準備發東西。各軍傷兵都來搶，我們一團團集合發放，搞了半天才回來。

我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於本月二十七日澧河戰役，指揮無方，危害友軍，今日兵團司令官來令着撤職戴罪立功。

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 陰 於楊園子 大戰

昨夜敵人又用猛烈的砲火，向我們轟擊了一夜，整個一夜都在山搖地動中度過生命。天明時戰事為稍沉寂，與匪相距咫尺之遠，整個一天雖無大戰，但槍聲此起彼落。敵人打來百多發砲彈，使我們又傷亡好多人，機二連任排長陣亡。

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陰 於楊園子 戰

這幾天每天都在傳說援軍到了好多好多，但我們仍圍困於此不能行動。今日又聽說東北方的援軍，昨夜與我們會了師，西南方邱兵團已到達，敵調五個縱隊去抵抗邱兵團去了。（按：一片鬼話）圍困在這裏已經快兩個星期了，每日都是吃些沒有油鹽和菜食的稀飯度生命，這種苦狀很難挨，雖然「總統」和層峯常有電令來嘉獎鼓勵我們，但有些官兵仍是嘔叨百出，太不耐煩。我對這種飢冷交迫的苦沒有什麼，就是沒有烟抽很難過。

天快要黑了的時候，敵人忽然對我來了一次猛攻，我右翼村莊是三十團困守的，被敵攻垮下來了，三十團團長（按指丁汝嵩）陣亡，陣地被敵佔領去了。

敵在進攻時候，最少亦打來我們陣地上二百多發砲彈。我睡在交通戰壕的溝裏，被砲彈震得頭暈眼花，因為每一炮彈落下來，地都被震起好高。最後有一個砲彈落在我腳邊只有五

尺遠，將二營部的傳令兵打死兩個，傷三個，我當時被那個砲彈震得人事不知，後來才漸漸清白，喜得還沒有負傷，我這是第四世爲人了。今日團長請我去，介紹副團長來團到差。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一 陰風 於楊園子 戰

困守在這裏，飯沒有吃，煙亦沒有吸，動也動不得，一動就有敵人的槍砲打過來。大家都悶悶沉沉的坐在這戰壕裏，時刻注意着前方的動作，不時也抬頭望望投彈藥和糧食的飛機，感覺枯燥得很。這樣搞到幾時才會結束呢？我對死活都不管它，只希望早些脫離這被圍的生活。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二 晴 於楊園子 大戰

離圍和危機一天天渡過去了，勝利和出去的日期不知在何時，沉浸在泥土、火藥、人馬屍臭的氣味中，使我今天發生病意，我暗暗的祈禱着上帝，絕對不能使我病倒下來呀！

因爲昨夜的砲火猛烈，我搬進國電務員的掩蔽部內，和衣半坐半睡挨過了一層。一清早就爬出掩蔽部來，敵人的槍砲對這裏不停的打來，我彎着身子在炮彈飛來飛去的下面解了大小便。

天黑時敵人打來二百多發砲彈，我們又傷了好多官兵。還有一枚燃燒彈打在我們僅存的這間廚房裏，當時房子燒着了，火光冲天情況很緊張。大概是深夜五點鐘，團長派兵來找我，他說援軍李延年兵團明天就會到這裏來會師，要我邀集各連去聽告各單位官兵，安心的守這一夜。

對於援軍的消息，我不時都在向官兵宣傳着：某兵團到了我們的右翼，某兵團到了左翼

，以鼓勵官兵士氣，結果一個多星期了，仍不見援軍到來，官兵都不相信我的話了。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晴 於楊園子

一清早起來聽消息，二五四團昨夜被敵攻垮，陣地被敵佔去，今天的戰火仍在兩方對峙着，敵人也沒有來衝鋒。

兩夜來，失去兩個團的陣地，我預料到今夜一定會來攻進我們這裏，有利的地勢都被敵人佔去了，我們這裏確屬危險了。

下午有報紙云，徐州『中央』自動放棄了，我想我們『中央』又是飛機，又是戰車等，樣樣都比敵人強，為什麼打仗老是失敗？考查原因就是指揮官的不行，同時情報不靈通，老是被包圍着，我想如果我們是八路軍，八路軍是『中央』軍，我們老早就被他們消滅了。

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晴 於楊園子 戰

敵人昨夜雖沒來進攻我們，但早晨起來一看，他的工事戰壕已挖到我們戰壕前面來了，只一夜時間，他能達到這樣大的工程，不由不令我們每一個官兵都有驚奇之感。

下午五時起，敵人用猛烈的砲火開始向我們攻擊，對我們這裏打了百多發炮彈。我這洞裏任約十人，一個砲彈來炸死特務連的士兵四名，傷兩名，書記室的上士和傳令兵也炸傷了，當時慘痛哭叫之聲，和砲彈打來山搖地動之聲，慘不忍聞。這時我將雙目閉緊，睡在地上用氈子裹着頭，等候死神到來。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

昨夜敵人來猛攻三次，雖然沒有攻進寨子來，但外圍陣地已失了許多，敵人已到了我們

的建築外面作工事，看情形我們的生死存亡就在今天可以解決。這時我的心是寂靜的。不管死生或被俘亦好，只希望在今天了結這回戰役，因為圍困在這裏交罪。不如早死還痛快許多。

昨夜在猛烈炮火之下昏昏沉沉的渡過去了。我的殘生仍未脫離人世。清晨爬出洞來，看見屍傷兵遍地都是，團部這裏非戰鬥人員，被打傷了許多。屍體也東一個西一個堆放着，看了這情形心都寒了。

1950年 11 5日

出版 赠

57.8
17

月
日
又
上
印